

doosriver 文川网
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

四海

港台海外华文文学

Chinese Literature
of Hong Kong,
Taiwan and
Overseas

Sihai Series
Works No. 8

港台海外华文文学



《四海——港台海外华文文学》

编辑委员会

主 编 秦 牧 李 庚 邢 沅
顾 问 (按姓氏笔划)

方 修[新加坡] 刘以鬯(香港)

杨 越 陈若曦[美国]

赵令扬(香港) 聂华苓[美国]

朔 望 萧 乾 黄秋耘

曾敏之(香港)

执行编委 白舒荣 李树政 张贤华
编 委 (按姓氏笔划)

马 森(台湾) 王 渝[美国]

王晋民 云 鹤[菲律宾]

白少帆 乐黛云

许以祺[美国] 许达然[美国]

许翼心 刘登翰 李子云

李鹏翥(澳门) 汪景寿

陆士清 陈贤茂 张默云

非 马[美国] 周 青

武治纯 岭南人[泰国]

彦 火(香港) 骆 明[新加坡]

施叔青[美国] 胡经之

封祖盛 陶 然(香港)

高信疆(台湾) 曹又方[美国]

黄重添 赖伯疆 潘亚嗷

编委会通讯处:

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docsriver 文川网
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
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

本 辑 提 要

《香港子夜》

香港，这个东方大都市，这个集机会和陷阱于一体的人生竞技场，它灯红酒绿的子夜是何等的欢闹，而夜幕的背后却徘徊着吃人的血口。小职员们倒股票小赚，不知那只是诱饵而已；小经理们想挖井陷人，不料掩埋的却是自己；一个大老板欲瞒天过海，独断股市，未知本身也只是别人嘴里的肥肉一块。香港子夜，盛着欢歌笑语，也盛着绝望与沉沦。

《路》

面对失败的婚姻，瑞沁，这个知识女性，仍不懈地苦苦追求着她的理想。而凤萍则坠身欢场欲海，恨恨地向男人报复。目睹了别人的不幸，年轻的多丽决心走一条“现代派”的新路，然而这条路也是荆棘丛生。路啊，婚姻爱情的路，千条万条，由你选择，那些在感情世界中触礁的女人们，她们该如何建立自己的新生活？

《青春悲喜剧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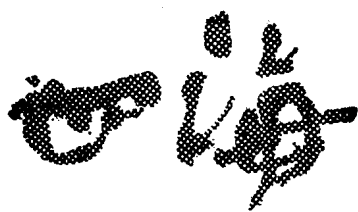
人生的追求不同。一个进取心非常强的女大学毕业生，因不合“潮流”而无以为业，在爱情上也连告失败；而只读了中学的阿采却左右逢圆，职业自由变换，男友接连不断，后来到异国他乡去作女佣兼情妇，生活得悠然自得。是悲剧？是喜剧？

《战后唐人街的故事》

《新苗》是二次大战后在美国出版的华文杂志，它也是一本早期美国华文文学的兴起和发展史。美国加州大学民族学系教授黄秀玲女士的这篇精辟论述，对《新苗》中小说的语言、道德确定性、作者干预性、语境中的意识形态等进行了深入地分析，具有文化学的意义。

《一万元》

对生活应该严肃，不能心存侥幸。简基贞为了凑齐结婚费用，贪污了顾客多付的一万元，却掉进了色狼经理的圈套。摆在她面前有两条路，或者就范作经理情妇，或者进监狱，她将如何选择呢？……无论如何，她的代价都是太大了。



港台海外华文文学

作品八辑 目 录

148

黄秀玲〔美国〕·战后唐人街的故事

——论《新苗》(1947—1948)的短篇小说

附：湘 榭〔美国〕春宴

166

黄维樑〔香港〕·两岸及香港「精华游」指南

——《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选》第一集导言

附：马 森〔台湾〕鸭子

陶 然〔香港〕一万元

四海艺访

180

许以祺〔美国〕·夏阳的跃动

·樊浩兮舞出敦煌

·诠释舞者江青

·全方位的李小镜

185

吴 平〔香港〕·追踪作家心灵——舒巷城

四海艺苑

刘自立〔香港〕吕启明〔牙买加〕张荣刚〔新加坡〕

吕 开〔香港〕连登良〔澳门〕黄松辉〔香港〕

谭金泉〔美国〕黎荣照〔澳门〕萧永强〔加拿大〕

罗彦伦〔马来西亚〕

吴 昊〔台湾〕·马上艺人

封二

曾培尧 陈庭诗 赖佳宏 曹牙 赖纯纯 李再鈔

封三

郑春盛〔印度尼西亚〕·花影

封四

本期文字编辑 李江南 本期美术编辑 蒋 明 本期技术编辑 董 薇

D036/05

Chinese Literature
of Hong Kong,
Taiwan and
Overseas
Sihai Series
Works No. 8

147 145 144 143 141 137 129 116 105 47 4

小说

张君默 (香港) · 香港子夜

林湄 (香港) · 路

——三个女人的故事

张系国 (美国) · 笛

郑宝娟 (台湾) · 青春悲喜剧

曹又方 (美国) · 白球入洞

· 零度玫瑰

散文

云菁 (美国) · 凄冷的北密河畔

梅子 (香港) · 小扉常悬风雨灯

诗歌

潘葵邨 (菲律宾) · 中华山川景物颂

季野 (台湾) · 初雪

· 琵琶记

岩上 (台湾) · 伐木

· 海岸极限

夏昌璠 (巴西) · 世界足球锦标赛

· 怀故乡松江

· 步和怀昌璠胞哥

研究与评介



大家来玩抢帽子

宏大贸易的小写字间里，冬天的下午，透进来温暖的阳光。

这一抹斜阳投到刘主任的额上，便是下午三点半钟。时间显然已经很急迫，刘主任的手指不停地拨着电话号码的键盘，额上微微沁出了汗水。

同事袁子才和朱姑娘等几个，都十分着急地挤在他身边。刚才袁子才看着区经理进了经理室，就由朱姑娘把风，将袖珍原子粒收音机放到窗边去，收听电台下午三时十五分的股市行情报告。当听到联邦地产的买盘是四元四角七五，卖盘是四元五角五，四元

五角成交时，就乐极忘形，大叫起来：

“嗨，我们的运气来了！成交是四元五角，招兴邦果然消息准得很！”

这事非同小可，股东们立刻便开紧急会议。朱姑娘计算精明地说：“上个星期的入价是三元八角五分；这么说，每股是起了六角五分，二千股一共赚一千三百元，除去买卖佣金和政府印花税，也有一千二百元的毛利。”

袁子才心里即时就算出，一千二百元分摊作五份，每份也有二百四十元。每人一千四百多元的投资，才不到一个星期，就有差不多二分钱的利润，实在是太美妙的一次投资了，于是便冲口说道：

“我说，马上卖出了吧！”

刘主任说：“这当然好，旗开得胜，先赚它一笔。不过招兴邦还没回来，就不知道

香港子夜

● (香港) 张君默
图 苏彦斌

他是怎样的意见。”

袁子才听得十分焦急，说：“只要我们多数决定就行了。该是少数服从多数的。”

“对了，要不卖，明天回了下去怎么办？”朱姑娘兴奋地怂恿着。

几个人七嘴八舌，结果取得了一致意见，刘主任急忙拨电话到股票经纪行去。糟糕的是，经纪行那两个电话，老是呜呜作响没法接得通。

“怎么？还是不通？”袁子才焦地急嚷起来，“要是招兴邦在就好办了！”

招兴邦在又怎样？这个宏大贸易行的收账员办法可多啦，他外面人面广，经纪行也认识好几间，甚至叫朋友帮忙放出也可以，但他又偏是这个时候不在。刘主任只跟一间经纪行里的一个朋友相熟，电话没办法接得通，只好急得团团转。

“已经三点四十五分啦，还有十五分钟便收市了！”刘主任抬头看看钟，又再埋下头去拨电话。一连拨了许久，忽然听得对方的电话吱吱响起来，心理扑通一跳，叫道：“接通了！”

朱姑娘透了口气，咕哝道：“我主有灵，不要跌了就好了！”

是经纪潘的声音。

刘主任忙不迭地问道：“老潘吗？你的电话好难打。我问问你，现在的联邦，什么价钱了？我想卖。”

“联邦吗？唔，买吗？”

“不是，是卖。”他回答。

“哦，沽出吧？四元四角入，四元五角出，怎样？”

“噢，替我沽出吧，我是两千股。”

“两千？”

“嘻嘻，是两千。能卖到四元五角吗？”

“现在沽家有一串，可以轮候一下。不过，时间已经不多了，快点决定吧老刘，我在忙。”

刘主任生怕对方会挂了电话，忙陪着笑说：“老潘你请等一等。”接着便十万火急，问围在身旁的人：“怎样？四元五角要排队，人家是四元四角买入。快点！”

袁子才瞪着眼睛，喘息着说：“卖了吧！”

“不行，取个中间价钱不行吗？”朱姑娘急着说。

“对的，取个中间价钱吧！”袁子才也点头同意。

“喂喂，老潘，四元四角五分能沽得出吗？”刘主任忙又对着电话说。

“让我看看吧，你等一等。”对方的语气十分粗重，显然是很不耐烦了。不才一会儿，便再说道：“老刘，行了，四元四角五分替你沽出了二千。”

刘主任正待问一下交收情形如何，对方电话，早就叮的一声挂上。

“卖出了？”

“卖出了！”

一霎时，小小的写字间里，轰轰地响起了一片欢笑声。正好这时区经理推开经理室的门走出来，笑声马上便停住。

“你们干么？”

“嘻嘻，没什么。”

区经理皱一皱眉头，出去了。

“赚得这么容易，我们该庆祝一下！”

刘主任快乐的提议。

“当然该庆祝一下。”

“吃一顿祝捷晚饭。真有意思！”朱姑娘摘下眼镜来抹眼睛，也许是兴奋得掉了泪，接着便拨电话去给她的女朋友，快乐地向人家报捷。

袁子才手舞足蹈，说：“明天收了钱

了班就到香江饭店留个地方，先打四圈牌，然后吃晚饭。真有意思！怪不得这么多人都在买股票了！”

这时电话在响，袁子才拿起来听出是同事招兴邦的声音，便告诉他：“哈哈，招兴邦吗？快点回来分钱吧。赚钱可真容易。”

招兴邦说：“哈哈，你们也知道联邦的价钱涨了？”

“为什么不知道！已经放出了！”

“嘘，放出了？什么价钱放的？”招兴邦急着问。

“四元四角五分，一股赚六角钱。”

“什么时候放的？”

“刚放出了不久。足足打了半小时电话，幸好财神爷有眼，在最后的十分钟接通了。”

招兴邦听得嚷起来：“什么？这个时间竟然放得这么低？我正在朋友的经纪行里面，人家是成出四元五角五分，收市还是四元六角！”

“喂，”袁子才在发愣，忙说，“那么，为什么刘主任打去经纪行给他朋友，会卖得这么低？”

招兴邦顿足切齿道：“唏！这还用说，分明是给人从中吃了价！”

“怎么会有这样的事？”

“你们为什么不等我的电话，就自作主张？我朋友说，看情形，还会上涨的。”

袁子才焦急的问：“那怎么办？”

“唏！已经放出了，还有什么办法！你们这几个人，小眉小目的，怎能赚得了大钱！还要给人吃掉几个价位！”说得气恼，竟将话掷了。

二

在香江饭店八楼的伙计宿舍，间中用陈旧的屏风，间隔成几个房子，几台麻雀牌在小房子里哗啦哗啦地搓起来。

其中一个小房子，麻雀灯下围着刘主

任、袁子才、朱姑娘和招兴邦，都心不在焉地打着麻将。这一局牌打得心情十分沉重。

朱姑娘刚上了上家一张偏章三索，凑足了九章落地，便说：“再打索子，胡出了要包牌。”

袁子才不以为意，打出一张万子，说：

“刘主任，你那个朋友，这就不老实了！”

“白白的给他吃了四五个价位，二千股是二百多元。要是二万股，岂不是吃亏了二千多元！真靠不住！”朱姑娘接过话去说。

“我跟他，是先后在几间公司共过事的了，没想到也跟我来这一手！”刘主任愤恨地说。

“就是因为你们是老乡！”招兴邦今儿是处在上风，他一开口，其他几个人便只有闭嘴的份儿，“小眉小目的，全是蚕虫师爷。你们看，今天收市，已经直升上五元了！我早说过，地产股无论大股小股，价钱全都作了大幅攀升，独是这两只会德丰旗下的信托和联邦不动，是没理由的。当然，会德丰系的作风，一向高深莫测，令人咋舌，但是近日成交量大增，而其他蓝筹股，垃圾股，全都攀到了新高价，该是轮到它们的了。但是你们——唏，我真的拿你们没法！”

袁子才等人静默着，想想要是放迟一天，便多赚一倍，说不定还会继续上升的，越想就越叫人心痛。

只听得招兴邦说：“在这样的牛市，盲的跛的，只要有胆量入市，都能赚钱，问题是多赚和少赚！我的旧同事老金，前儿不过拿着一万八千，才是三几个月，几个来回，听说就赚了一个老婆，下个月就摆酒请饮了。”

朱姑娘听得插嘴说：“我伯娘就是去年买了二千股电话，今年赚了个对开。”

“用钱赚钱，从来也是比用工作赚钱容易的了！”刘主任叹了口气，“只好怪我们没赚过这么容易的钱啦！”

袁子才嗟叹着说：“以为又不用做什么功夫，只是打几个电话，每人就有二百多元赚，在我来说，是三分之一的月薪水了。谁知道财神到了眼前，也忙着把门关掉！怪不得说，一个人吃多少穿多少，是注定的。”

招兴邦不住嘴的又将他们数说了好一阵，然后补充一句令各人振奋的话：

“不过，财来自有方，急也是没用的，反正我们又已经摸进了个钱堆里，迟早碰上机会，也会轮到咱们捞它一大把！”

众人听得乐了，像已经踏上了一条通往财富之路，都轻飘飘有如踩在云端。刘主任兴奋得叹息一声，说：

“以前的神棍替人种金得金，种银得银，不过是一派胡言；现在这种旺市，就真的是这样的奇迹。每一文钱也像是一颗种籽，撒了下去就等着开花结果，比种荔枝龙眼蔬菜还容易得多。”

“就是可惜我们手上只得那么一把小钱。”袁子才不免有点气馁，“人家一两手货是讲赚十万八万，我们只能赚一千几百。”

朱姑娘这时心里卜卜跳，因为早已在叫着三飞双辣索子牌，便提醒各人说：“还是留神点，我这副联邦，是胡定了的。”

她的话一出，听得几个人都愣了一忽儿，待她知道说溜了嘴，急忙要更正的时候，牌桌上的人，早就哄地爆出了笑声，急得她的脸直红到脖子上。

八圈牌搓完，招兴邦早就一迭连声催着伙计上菜。八圈牌下来，胜负全是小数目，他收下了刘主任的二十多块，说：

“玩牌真没意思。我最近是连周末去马场都失了兴趣。”

他这话说得没有谁不服气。因为在座几个人中，讲买股票，他是最老资格，足有四个月的历史：前儿的一手四十股汇丰银行，一箸夹中，入价是二百三十二元，放出的时

候已经是二百九十六，净赢了二千四百。立刻就买了只八百多元的石英手表，神气了好半个月，后来因为再买保华建筑等着钱用，六百元转让了给表哥。

因此，他的买股票史十分煊赫，战绩是辉煌的。毫无疑问，在这个临时凑起来的小股份公司里，是居了领导地位，谁也口服心服。

酒饭间，大家不期然又商讨再度合股出击的事。刘主任说：

“昨天我听见大华行的许老板打电话给经纪行，叫入一万股凯联酒店。今天凯联的价钱像是在十四五元之间，不知是不是可以跟一下？”

朱姑娘忙说：“千万别买凯联酒店。我有个表姑丈在它初上市的时候，十六元买了，去年底一跌就是七八元，亏了他八九万。因为这件事跟我表姑妈吵了一场，表姑妈还吃了一瓶安眠药！”

袁子才听得心里一紧，说：“那么，现在不又是给炒高了吗？前车可鉴呀。”

没料到招兴邦嗤的一声抢白道：“所以说，一些人买股票，是闭着眼睛的，有些什么风吹草动，就抛个惟恐不及；其实眼界稍为放远一点，便不至于输个焦头烂额。比如当时朱姑娘的表姑丈能镇定一点，拿着不放，到现在不是差不多望见家乡了！还有多少路呢？”

他这马后炮一放，听得各人连声称是，由心里佩服到嘴上。

这时朱姑娘便略作解释：“不过当时我表姑丈的情形是这样的：他在生意上调了十六七万元去买的，要是不忍痛在八元的时候抛出，生意上就没钱周转，那一笔亏剩下来的资金，就要做大闸蟹，给绑足一年有多多的。”

招兴邦撇一下嘴说：“富向险中求，这是一定的了，谁叫他当时没眼光也没运气！”接着便开始他的演说：“其实香港的

远景，显浅得象个一字似的摆在眼前。谁也知道香港的三大经济支柱，就是地产建筑、旅游和工业。别的不说，目前旅游又进入旺季，一二流的酒店房间大有供不应求之势，游客比去年同期大增，旅游协会早有数字公布，七一年中凯联已经到过了十六七元的价，试问一年后怎么还会停留在十六七元以下？”

“这么说，”刘主任问道，“凯联是值得买了？”

招兴邦忙摇头说：“我不是这个意思。现在我们本钱少，只能够速战速决，用刀仔锯大树，这样才能像滚雪球一样，越滚越大。”

“那么，是不是有更好的可买呢？袁”子才急着问。

“这就要我去探听一下消息了。”招兴邦坚定地说，“买了股票就一定赚的心理，在四百多万人里面，差不多普遍形成了，何况纸币是越来越不值钱——”

朱姑娘岔进去说：“是真的，我半年前打算买一个全能自动洗衣机，问过了价钱是一千三百元，包安装。前几天再去问，同是个牌子和类型，已经要一千五百，涨了整二百块，还要安装另计。”

“所以呢，钞票贬值，股票就越来越值钱，谁不赶快买些股票？目前的情形，就是股票供不应求，所以必定天天上涨的。”

刘主任哈哈的说：“怪不得现在股票印得比钞票更多更快了。”

“这是当然啦！世界货币不稳，美元英镑，相继贬值，港币的钩挂来挂去，结果命运还是一样，要跟着贬的。别的不说，现在上下班的交通费，负担就加了一倍，但是薪水还是拿一年前的那个数字。”

招兴邦称许袁子才这一番话有些见地，点点头说：“聪明的人就赶快买股票，不买的就等于给绑着手脚挨打。”

这时吃得杯盘狼藉，伙计递上热毛巾，

各人揩了一把脸，用牙签剔着牙。朱姑娘笑着焦急地说：

“还是快点看看该买些什么吧，别讨论得那么长篇了。”

袁子才和刘主任都连声称是，招兴邦便说：“行！我明天便请一个跑股市的记者朋友吃顿饭，探问一些消息再作决定。”

“应酬费开到公数上来好了。”刘主任说。

“这是当然了。”朱姑娘兴奋地在催促，“快点吧——不过，我们的本钱，像是太少了一点。”

“对了，就算得到了些什么好消息，大价股买不起，细价的也只可以买二三千股，根本就派不上用场。”招兴邦点头说，接着建议：“我看，不如还是由刘主任统策统筹，每人合股五千块，五个人，五五二万五，好运用一点。另外我会到相熟的经纪行去钻钻门路，看看是不是可以取到个‘孖展’额。”

刘主任听得十分兴奋，说：“听说人家做margin的，拿着一万块就可以买二三万块的货。”

“我有个女朋友的丈夫，就是拿着三万块放在经纪行作接头，一手货动辄就是十万八万的买进和卖出，转眼间买卖就越做越大。”朱姑娘说着，眸子里闪出动人的光彩，看起来，这一瞬间她显得特别漂亮。

袁子才也兴奋得浑身灼热，两额红通通的，神采飞扬：“那么，招兴邦，你是有办法的人，快点去钻钻门路吧。”嘴里这样说，心里却在盘算着是不是有办法凑得足五千元去占股份。这件事，也许该跟他的女朋友商量一下。

三

今晚袁子才心情十分愉快，拉着女朋友华安妮的手，经过金饰行，硬要将安妮带进去。挑选了好一阵，结果以一百七十块钱买了一只白金戒指，套到了安妮的手上去。

“我看你一定是打麻将赢了钱。”安妮娇憨地说。

“不，”他含着笑摇摇头，“你不会猜得到的了，我是刚赢了二百多块股票。”

华安妮掠一下长发，奇怪的瞪住他：“什么？你也买股票？”看见男朋友神气的一笑，又问：“你有钱买？听说买股票是要很多钱的。”

“我只是和公司里的同事合股，每人拿出千多块，合起来七八千块买了两千股细价股，才是几天，每人便赚了二百三四块。”

“真的这么好运气？”华安妮快乐起来“近来到处都听见人家在谈股票。我知道我们洋行里也有些同事买了，大概也赚了钱的。”

“就是了。买的人多，蓝筹股来来去去都是那一个数目，新的股票又印不了那么快，所以越买越贵。比如我们刚卖出的那只联邦地产，前天卖的时候是四元四角半，昨天已经升到四元九角，今天听说已经是五元二了；卖迟两天，我们每一份就可以赚够一千了，你看多可惜！”袁子才说得啧啧摇头，惋惜不止；接着，便将许多相识和不相识的人的赚钱事例，说了一大堆，最后总结说：“所以说这是个用钱赚钱的世界。”

华安妮也有同感，但她说：“听人家说，股票本身本来是不很值钱的，只是给买的人买贵的了。”

“这是当然啦。股票是一种商品，价格是看供求关系来决定的，比如恒生银行的股票，纸上印明白了，每股只是十元，但是推出来给人申请的时候就升水至一百元，才一上市就给买到一百八十元，现在已经涨到二百多元一股了。不要说贵，全都是这样的了，贵买贵卖，买了的人仍然可以赚钱的。”

“我大哥也买了一些，不过他钱不多，赚也不会赚得了多少的。”华安妮说，“听人家说，股票是将地产买贵的，所以现在的

楼价很贵，单是租个小房间，也要四百元租金，多厉害。”

袁子才叹了口气，望着女朋友妩媚的眸子，说：“安妮，我们要不是因为钱的问题，早就结婚了，是不是？”

华安妮闪了一下眼睛，抿嘴一笑：“急什么，我又没有说过不等你。”

“我想过了，要是等我事业有成，就不要等到哪年哪月。别的不说，单是希望洋行加点薪水也就难了。”

“你们经理，今年还没加薪的意思？”华安妮关心的问。

“加？”袁子才苦笑起来，“我们区经理近来暴躁得不得了，动辄便发脾气，找职工的错处发泄，不裁员减薪已经好了！”

“为什么？生意不好吗？”

“比去年差远了。事实上，国际金融动荡，币值不稳，出口生意又是很难做的。”袁子才说到这里，满肚的牢骚忽然给原来的那分新希望所掩盖，语气一转，又愉快起来：“安妮，我正想跟你商量一件事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安妮望着他，一脸的妩媚令他失神。

“我是这样想，眼看许多人笨头笨脑的，也可以在股市里赚到哈哈笑，我自问不会比他们笨得了多少的——”

“你也想在股票上赚点钱？”

“就是了。我们公司营业部的同事招兴邦，这三五个月，少说也赚了一万几千；前儿才发起叫我们同事合股玩玩，每人也轻易的赚了几百。现在我们五个同事，是想做最大一点，每份五千元合股。招兴邦又有办法在一间相熟的经纪行做仓，即是说，凑到了二三万元，我们就可以买七八万元的货。不少人也是这样越做越大的。”

“你也要合股了？”华安妮看看男朋友竟也狂热起来，不免有点儿忧虑。

“我就是还没凑得够钱。”袁子才有点焦急，“招兴邦刚探听到一个消息，说信昌

会给外资公司收购，现在市价是十元左右，要是消息传到了市场，就会抢升到十四五元也不奇怪的。”

“真有这么好的消息？”华安妮眸子里闪着疑惑的神色。

“是真的。招兴邦自己已经入了二千股；明天我们的公司，也打算买，就是看看谁愿意再做股份。”

“我有三千多块存在银行，你也知道的——”华安妮迟疑地说。

“我就是跟你商量这件事，你看看是不是可以借给我。本来我知道我妈妈也有几千块积蓄，一来是存了定期；二来，知道我要买股票，你也知道她的糊涂想法，以为买股票是件不好的事，不一定肯提出来的。”

华安妮惶惑地闪了闪眼睛，说：“你要是认为有把握的，我明儿就拿出来给你。”接着又补充：“我本来是打算积蓄起来，等我们结婚的时候，一块拿出来用的。”

袁子才兴奋得捉住她的手，鼻尖沁着些汗水：“安妮，说不定我们的运气要来了。这个白花花的浪头，才一会就不知抛高了多少人。我也不想要很多，能赚一两万块固然好，就算是一万八千也好，我们就可以提早一点结婚了。”

这时，华安妮也给感染了，憧憬的光辉，透在脸上。

这张轮廓清秀的脸，眼盖上淡淡地涂了点浅绿色的眼影，使那双明澈如水的眼睛更见动人；两片薄薄的红唇含着幸福的微笑，很淡很细致的化妆，使她倍增妩媚……袁子才越看就越爱，恨不能立刻就结婚。

结婚是要钱的，房租、家具、生活费用，还有孩子来了的时候，安妮不能再出去工作，凭他那六七百块钱的薪水，不知是够交房租还是够买奶粉……然而这些苦恼，看来已经不成问题了。

四

一九七一年的夏天，香港的股市，对于外来资金，起了极大的吸引作用。“过江龙”便挟着它的资金和神威，将一只票面值二角五分，并且长期没有市场成交纪录的欧得娱乐公司的股票，全数以面值收购；以此作为奠基，经过一番脱胎换骨的组合，以新面目再度在市场流通的时候，市价暴升何止数百倍。自此，一阵收购狂潮，迅即席卷股市。一时间，收购消息满天飞，难分真假，形成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热闹，炒友们奔走相告。

“经纪陈跟我说，某某准备收购某某。近几天来某某的成交额大增，是蠢蠢欲动的征兆，千万留意，别说好朋友没关照过你。”

说的人压低声音，翻起手背掩着半边嘴巴，听的人侧着耳朵，嘴巴张得老大老大。

宏大贸易行这几个同事，七二年初就是十一元买了五千股信昌，付出二万五千元的接头，做了五万多元的仓。

果然吉星高照，不旋踵，平地一声雷，信昌做价，直线上升，五月初抢升到十三元，六月剧升至二十元，七月初成二十三元，到月底，已经稳定在二十七八元的高价上。

不幸的是，升到十二元的时候，朱姑娘就提议放出，结果在十二元五角的时候，刘主任也有点动摇。商议之下，来了个折衷办法，只先沽出二千，赚了三千元。到十三元的时候，连袁子才也按捺不住，一片声的吵着要全部沽出，认为到底是街外钱，先放进自己的银行户口里妥当一点。只是招兴邦和另外一个同事，认为反正赚了，何不再赚多些，争执了两三天，最后是在十四元五角全数沽清，再赚进一万零五百块，合共是一万三千五。除掉印花佣金和一个月左右的利息，净赚一万二千，斩获十分可观。只是到了支票兑现后不多几天，信昌的股价，已经

跃升到十八九元时，招兴邦天天看行情，就天天的埋怨咒骂。袁子才他们，已经在跌足兴叹；看着转眼间又上升了一大截，好端端的一万几千块钱流进了别人的口袋里，痛心得夜夜合不上眼，一时大家的脾气都又兴奋又暴躁，言语相左，初而对骂，后来拍着桌子，差点儿便动起武来。

结果是化干戈为玉帛，一顿祝捷晚饭之后，大家又兴致勃勃在打听消息，商量着买进和卖出。

近来的股市有一个趋势，四间交易所大批新股分推出上市，甫一挂牌，一元票面值的细价股，无论升水或未经升水的，都一律作三级跳；一个上午，就跳升三四倍，甚至六七倍的也有一。股抢购热潮，喧闹得不得了。

这时袁子才已经给锻炼得眼明手快，又知道了一位旧同学在经纪行做上市代表，电话直接打到市场去，总比先经过经纪行再转接，便利许多。经由他作买卖手，几个回合都表现得十分出色，例如信和地产上市的当日，他能在开市后一小时，当上市价跃升到三倍的时候，以四元一股的价钱，抢入了四千股，两天之后上升至八元的时候，以最接近的价钱放出，替公司净赚进了一万五千元；接着，又在菲立斯矿务以四角四分上市，抢升至一元二角的时候，精明果断的入了二万股，到了一元九角就放出。之后，看着该股冒升至二元二角，正在暗暗抱怨还是放得太早的当儿，竟是逆市而下，三数日间暴跌回六角几分。至此，就算连一向自以为经验过人的招兴邦，也不能不服膺他的判断准确、目光如炬、有如神助，其他的同事，就更不用说是佩服得叫他做财神。

每天上班时间，正好是股市的开市时间。他们一班同事，给工作缚在写字楼里，只能用电话频频的打到经纪行和市场去问价钱，很不方便。有时对方的电话忙碌，等得问到了市价的时候，也许高潮已过，大眼看小眼的坐失良机。袁子才就曾经暴跳着说，

“倒他八辈子的霉，这分工真累事。”

这是实情，要是不用上班，跑到经纪行或者“金鱼缸”边去，把握着那个机会，一两手货，做“一日鲜”，早上进下午出，免浆烫，怪水怪力，每份分摊下来，就是一千有余。写字楼工作一个月又能赚得了多少薪水？

这期间，同事高小扬，早就辞掉了工作，起初大家还以为他另有高就，不久才发觉，原来是跑了出去做“缸边客”。

袁子才也曾经说过要辞职，但是较为持重的刘主任劝住他，说到底还是有份正当职业的好，以免招人闲话，受到无业游民之议；要赚钱仍然可以赚下去，只须大家想出一个比较妥善的办法来便行了。

朱姑娘她们两个女同事，更怕让这财神走掉，从此失去倚靠，也好歹劝住他留下。

为了解决面对的难题，刘主任抽尽了一支烟也想不出好办法，倒是朱姑娘说：

“我们可以观着区经理不大留神的时候，轮流着溜出去。反正经纪行和市场，也是很近的。”

招兴邦得到启发，便进一步提议：“这样吧，我和袁子才轮流着做出市代表；但不在的时候，我们份内的工作——”

刘主任和朱姑娘几乎是异口同声接过话去：“由我们代为办妥好了！”

“这样就方便多了。要是区经理偶然问及人去了哪里，你们就说是上了洗手间，要不，就是到外面去买案头用品。反正我们写字楼，又是连杂役也没有的。”

商议妥当，就真的开始实行，由招兴邦和袁子才去做“上市代表”。这所谓上市代表，就是去挤经纪行看闭路电视和粉笔牌价板，遇上形势紧要，就挤到“金鱼缸”边去。

股票市场，自从镶上了透明的大玻璃，让市民可以在参观室里看到里面的交易情况后，不知道是哪个聪明人，将股票市场称为

金鱼缸。当牛市持续，高潮迭起的日子，就有成千上万的炒友，相继涌进参观室去，抹着汗水。踮着脚尖，将脖子伸得长长的，做了缸边客。

袁子才去做缸边客的时候，照例携备了不少用品，一架二倍半的袖珍望远镜、一瓶古龙香水，另外是一瓶芬芳药油。望远镜是用以摇看缸内交易牌板上的数字；就算是参观室内闭路电视的荧光幕，播映出来的数目字，也是缩得很细小的，有时人太挤，便得使用望远镜。古龙香水和芬芳药油，是用以辟除室内男女的汗臭狐臭，也许更浓的是铜臭。

这样溜出去的办法实行了不久，便见区经理时常带着狐疑的神情，问来问去，像是给看出了点端倪。精明的招兴邦便又想出了个好办法，就是每当谁溜了出去，就一定点上一根香烟，搁在他办公桌上的烟灰缸边，烧完了又再点。

这方法很有效，区经理就是有两三回看见袁子才或是招兴邦不在，起初脸色不好，及至看见桌上香烟缭绕，以为不过是进了洗手间或是进了货栈，疑团顿释。待他离开，大家就哈哈大笑，连泪水也进了出来。

五

区经理这几天，喜怒无常，就跟年晚的股市一样。刘主任观察敏锐，发觉他的情绪，是随着股市指数的升降而变化，十分准确。

当恒生指数两天之内，由九百六十点下降至九百一十一点时，区经理的脸色就一片黑紫，脾气十分暴躁；不过这种时候，大家也无心去欣赏了。

“外面的账怎样了？”这天区经理的气色当然不好，将营业部的招兴邦唤进经理室，劈头便问。

招兴邦早有心理准备，随即回答：“难收得很，连华生公司的账，也一样拖欠了

来。”

“这怎么行！”区经理急躁起来，“你怎不抓紧一点？快新历年了，往年他们都是清了过年的。”

“但是今年情形不同了，听说，周老板和庞经理也在炒股票，这一回市，给绑住了不少资金，做了大闸蟹！”

“真他妈的，他们做大闸蟹我就不做大闸蟹了？”

招兴邦陪着笑：“现在市场的银根，普遍都比较紧，那些人就算不做大闸蟹，也是宁愿把钱拿进股市去炒一炒的。”

区经理十分烦躁，小雪茄不知什么时候熄了火，用刀吸着也没个动静，便掷进废纸篓去，问道：“你能不能多跑跑？别老是走出去蹲在经纪行看黑板！”

招兴邦没料到自以为聪明的办法，竟给区经理一语道破，便涎着脸，嘻嘻地笑：“我其实是去跑得很勤的，但他们就是使用拖字诀，不肯付，有什么办法！”

“这年头真他妈的！”区经理一挥手，悻悻然地说着，将一张信笺从抽屉拿出来，丢到招兴邦跟前，去，“你看看，连我这五百尺的写字楼，也要加到四千块的租，做业主的为什么不去抢？”

招兴邦拿起信笺一看，是这幢商业大厦的业主寄来的信件，印刷的是中英文对照的加租函件，说明他们宏大贸易行所租赁的单位，明年二月就租约告满，届时将加租百分之一百。

“没办法。”招兴邦漠不关心地将信笺放下，“大家在炒地产股票，把地皮炒贵了。听说，一万块钱一尺的地皮也有了。”

“炒吧炒吧！”区经理又摸出一支小雪茄来点火，“大不了就不做生意，关了门也去跟他们一起炒，炒不赢他们我就不叫做区大鵬！”

正好这时候，袁子才拿着文件撞进经理室来，看见招兴邦在暗里向他扮鬼脸，示意

叫他出去，再看看区经理额上青筋鼓胀，连嘴里的小雪茄也咬破了，发狠地将苦涩的烟叶吐到地上去，就知道情形不很妙，正待退出，猛地给区大鵬唤住：

“袁子才！”

“喂！区经理！”

“你们这伙人，炒股票炒得好热闹吧？别以为我老在经理室里不知道！”

招兴邦和袁子才有点失措，发窘地在赔着笑。

“告诉你们，”区经理气在上头，瞪住他们说，“办公时间，以后不许用写字楼的电话炒股票。有事情出去，要经我的批准。”

空气一霎时凝住。一秒钟后，首先是袁子才不在乎的耸耸肩膀，笑道：“这规矩对我的收入影响很大，我向区经理辞职。”

招兴邦也哈哈的笑将起来，附和着说：“我也是！”接着又补充：“看起来，外面的几位同事，也会步我们后尘的，他们早就因为一年也没调整过薪水，有些意见了。”

区经理瞪着他们，呆了。

电话在响，他拿起来，听到的是经纪行的朋友向他报价：“区经理，老爷车要变快车了，刚做上五十六元五角，你的货怎样？”

“嗨！真的要发动马力了？”区经理爆发出笑声来，嚷道：“这部老爷车，慢吞吞的，载了我一个月，我快要不耐烦了！哈哈，现在怎样？买家多不多？”

“刚才热闹了一会，现在又像是有些闪缩了。买盘有三档，入价是五十五元五角，五十六元五，沽家就有一串。”

“那么，替我先走五千股啦……”

招兴邦跟袁子才打个眼色，窃笑着悄悄退出了经理室，立刻便拨电话进市场去问价。

朱姑娘读着午报，忽然叫起来：“喂，又有新股要上市了！”

招兴邦放下电话，立刻扬着声音问是只

docsriver 文川网
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
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

什么股。紧接着，几个同事放下手边的工作，凑了上去。

“又是一只配给股，连公开接受申请的手续也省了。”刘主任在摇着头，“这些救济品，每间经纪行分配一份，那些经纪，又多一笔进益了。”

招兴邦细读着那篇推介文章，嘴里不以为然地说：“你羡慕得了多少？不然谁愿意二三十万元买一个经纪牌！”

袁子才兴致勃勃地问大家：“有没有兴趣抢进几手玩玩？我可以在上市那天，开市之前就关照我朋友替我落盘。”

“到我们手上的时候，一元一股配给，恐怕已经变了三四元了！”朱姑娘不屑地说，“那些人，那有不自己先捞一把才放到市场外面来的！”

招兴邦说：“三四元又怎样？我们又不是没赚过高富置业和宇宙船务！难保不会一两天之内就给炒上七八元？”

袁子才正在点头附和招兴邦的意见，蓦地愣着眼珠子说：“这只香江企业，名字好熟悉！”接着将报纸抢过去，细读全文，显得激动起来，“嘘，怪不得了，原来是我表姨丈的公司！”

他这一说，惊异和兴奋，就像洪水一般，由四面八方向他淹过来。大家快乐地嚷道：

“去问你表姨丈要三五万股回来吧！”

“反正他也是一元一股，配给经纪！”

“我们可以凑一笔现金去换的……”

袁子才得意的告诉他们，“这个香江企业董事长高福述，以前是我三叔五金铺的小伙计，后来和我表姨妈结了婚，穷得常常要来跟爸爸借三几十块钱。那时候，他还很巴结我，每次来的时候，一定买一两块波板糖什么的……”

大家听得十分入神，脸上都升起了期待的殷喜，张着嘴巴兴奋地要争相说些什么，但又不知道该什么时候把话插进去。

等到袁子才洋洋自得的说完，七嘴八舌，立刻就吵成了一片，意思都是催促着他千万别错过这个发财的好机会。招兴邦还在说他有了这门富贵亲戚，也不去走走，竟要到宏大贸易行来做个没出息的小职员。

只有袁子才心里知道，他们这门亲戚，不来往多时了。不过他想，母亲和表姨妈，到底是姐妹，以前大家穷的时候，来往是很密切的。实在他也不很清楚，父亲死后，两家是怎样断了来往的，现在又不是去求他们什么，那些配给股反正是既出之物，大家亲戚一场，叫母亲去和表姨妈说，然后由表姨妈去问表姨丈，纵是三五万股抽不出来，一万几千也是好的。他才不会那么笨，拿回公司来将利润跟他们均分，不过要是表姨丈出手慷慨，他也会拿三五千股回来，好增加一下他的威信……

六

袁大婶近来心里很高兴。她本来看见儿子在洋行赚那六百元一个月的薪水，物价又一天天的越涨越叫人皱眉头，真不知道儿子要将人家的闺女拖累到什么时候才结婚。

儿子很懂事很孝顺，她是知道的。起初出去做事，每个月也有一百几十元拿回来给她，她哪会就花用了去？全都暗里替儿子积蓄起来，想着日后要办喜事的时节，好帮儿子一把。只希望自己能像几年前那样，手脚勤快点就好了，可以多替别人缝点衣服，多赚个钱。无奈岁月不饶人，眼睛和指头越来越不听使唤，要快也快不来。心越急，手和眼就越慢；更糟的是，入夜后要在灯下赶些功夫，就头晕眼花；天时转变，就腰酸背痛看着钱不能赚，物价房租天天地涨，自己的入息怎样也追不上去，为此十分泄气。

别以为她老人家躲在家里，外面的事就什么也不知晓。缝着衣服的时候，她听听收音机，晚上偶然看看隔壁的电视报导新闻，又认得几个字，会看些旧报纸，便知道这年

头，什么东西，价钱也论倍的涨，手上的钱拿着不用，存进银行里，隔些时候拿出来，收了那三几厘钱的利息还得纳点税，先前要买的東西，这时已买不起了。真叫人心烦。

许多人在买股票，她也知道，但不知道股票是什么，看来总比纸币好。拿着股票会涨价，赚到钱，拿着钱却是越来越少。

子才在上两三个月，有一天忽然打电话回来，告诉她说，和同事合股买股份，赚了二三百块。她听得好快乐，知道儿子也不比别的人笨。

过了不久，子才买了不少海味回来给她，喜孜孜的说炒股份又赚了二千多块；及后又买了张二十多块钱的大戏票强着她去看，还跟她说：

“妈，你的功夫还是放慢点做吧，何必做得那么辛苦，我又不用你积蓄着钱留给我。以后我每个月，也可以拿二百元回来给你。”

她听得眯着眼笑，唯唯应诺；等儿子一走，心里一高兴，手眼便又勤快起来。

早几天，同楼的二嫂又唤她听电话，她想着该又是儿子了，拿起一听，果然是子才。袁子才快乐地说：

“妈，我真的运气来了，一个礼拜还不到，又让我赚了一千。可惜我本钱少，不然就会赚更多，比如我看准了一只地产股，但是因为价钱大，买不起，不然，就要赚五六千了……”

袁大婶开怀地想，儿子也算是有点小运气，但是心里有句话好几次想说，结果又咽了回去。

今天儿子要回来了，她大清早就熬下了一窝金银菜猪肺汤。

到中午，袁子才一身光鲜，神采飞扬地出现在她眼前，手里还拿着许多东西，有吃的也有穿的。吃的是腊味，穿的是一件黑色缎子面的狐皮袄。

“妈，这是买给你的，试穿一下合不合

身？”袁子才快乐地说。

袁大婶拿起毛皮袄，翻开夹里，抚摸着柔软温暖的狐爪毛，有点激动起来：“买这些衣服给妈干么？一定是很贵。多少钱了？”

“四百块。算得了什么！穿起来会很暖的，试一试吧。”袁子才催促着。

袁大婶穿到身上去，便觉着从身上温暖到心里去。

“钱你留着自己用吧。”她说，“虽然你近来是赚得容易一些，但是也要趁有的时候，好好积蓄一下，将来办起什么事来也会有个钱对付。”

“积蓄起来？”袁子才笑起来，“现在把钱积起来的人是很少的了，我拿去买股票还嫌不够。”

袁大婶这时把心里的顾虑说了：“不过也要谨慎点才行。人家说，街头那间洋服店的老板，去年就是把铺头押了去炒股票，去年底股票跌得很厉害，输掉了铺头不算，连命也输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跳楼死了。可怜的是几个孩子和他老婆。”袁大婶难过的说，“所以千万要谨慎一点，买的时候要考虑清楚才好。”

袁子才听得有点扫兴，说：“此一时彼一时，不同了。这个市况，我很会看。”

袁大婶宽慰的一笑，心里也相信儿子会有分寸。其实，这几天来她在盘算着一个主意，以至心乱如麻，昨晚听得儿子今天要回来，就更是思想到半夜。

这时主意拿定，就起身去将房门关上，跟儿子说：“妈手上有几个钱，想来想去，放着是一天比一天不见用，像是神前桔，阴干掉。”

袁子才闪着疑惑的眼睛，母亲身边积蓄了一些钱他是知道的，就是不清楚会有多少。

“所以我想，还是拿了出来给你，让你

买卖上可以宽裕一点。房租物价天天地涨，我的手脚又不比以前。同楼的二叔，也把银行里的钱拿了出来买股票，说买些稳健点的，可以保值。”

“这是真的，许多人也在这样想，那一点子辛苦赚来的钱，因为通货膨胀，一天比一天不顶用。”

“别的不说，以前白粥是五分钱一碗，现在是卖到二毛了。”

“是的，以前理发，两块钱就行了，现在加到五块多，听说还要再加价哩。——你一共有多少？”袁子才问得有点迫切。

“在银行里的六千元定期存款明天到期了，另外我有六两半金粒，可以一块拿去变了钱，凑着用。”

袁子才算了一下，现在的金价每两在四百五十元以上，六两半就有三千元左右，加上六千元的现金，合共是九千元，再加女朋友安妮的三千，他自己原先的二千，近两三个月来又赚了约五千左右，合起来将近有二万块，这就比较好运用一点。

“只是你千万要看准了才好，有些什么不好的风声，就要赶快买了。这点钱，是妈的一生血汗积蓄，赚的时候不是容易的。”袁大婶认真地望着儿子叮嘱。

“你放心吧。”袁子才十分自信的一笑，也不怪母亲的噜嗦，“我会拿着主意做的。”接着脑子里闪现了一幅如在目前的远景，便说：“我在想，等多赚三几万之后，就收手不再做，用分期付款买层三四百尺的楼，那时候我就和安妮结婚，你也不用在这里跟人家挤，又要捱贵租。”

袁大婶快慰地点点头：“这当然好；不过听说现在的楼价天天的贵，前儿永昌隆老板娘在深水埗买了层四百方英尺的新楼，就要九万多块。”

“迟些还会再升的，所以非多赚一点不可。”袁子才很有信心能买到一层楼。母亲年纪不轻，他们母子，也因为住的问题，不

在一起生活有三四年了。接着记起了表姨丈高福逮发行香江企业股票的事，便详细地解释给母亲听，让她知道能在表姨丈处取到股票的好处。

袁大婶越听就越是眉头紧皱，说：“我和你表姨妈，有几年没来往了。也怪不了人家，他们是发了达，我们也不用投靠他们，自然来往就少了。”

他早料到母亲会这样说的，但还是禁不住焦急起来，解释说：“妈，我们又不是去向他们赊，也不是借，反正他们公司的股票也是拿到交易所去配售给经纪，我们可以拿现钱去领股票的。大家是亲戚，这样也做不到？你去问问表姨妈吧。”

袁大婶为难起来：“阿珍要是念旧的，早两年我病的那一场，她又不是不知道，别说她会拿些钱来帮帮我，就算是问候也没有一次。做表姐妹做到这样，还有什么好说。”

袁子才仍然苦劝着她到表姨妈家里走走说不定开了口，这样的顺水人情，他们也会做做。

袁大婶被缠得没办法，只好硬着头皮答应。

七

今天由招兴邦带来了一则令人沮丧的消息，原来辞了职出去蹲金鱼缸边的高小扬，存在经纪行的三万元做仓按金，因为汇丰银行股份一天之内下跌百分之十二，就此全军覆没，现在躲在家里跟老婆吵架。几年来克勤克俭的些儿积蓄，转眼就化为乌有。

这消息好煞风景。朱姑娘说该去探望一下他，或者跟区经理说说让他再返回贸易行工作，大家也没什么意见，只是招兴邦说，“在这打大风的时节，他不但拾不到一片树叶，竟然还给刮走，可算是倒霉透了顶！”

结果是朱姑娘和袁子才到高小扬家去探访了一次；高小扬不在家，只是他的妻子提

起这件事就哭，哭得他们心也乱了，真有些兔死狐悲之感，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话去劝慰一下。

这一趟探访，令他们心情十分沉重，尤其是袁子才，因为香江企业的事又碰了一鼻子灰，心情就更不好，再加上市道牛皮靠款，心绪不免又担忧又烦躁。

转眼间，香江企业在证券交易所挂牌。上市前的两三天，袁子才就已经脸如死灰。为了希望配到些儿这只股份，先是动员了母亲去找表姨妈，但是她表姨妈委婉地搪塞说，丈夫公司的事她很少理会。袁子才就自己去找表姨丈，花了好几天时间才能获得接见，当他说明来意后，高福逮立刻说：“你要是早点来还好商量，只是现在太迟，都拿出去分配了。”这话他要相信才怪，当他是三岁小孩不成——为了这一次的白白奔走一场，又讨了个没趣，在同事间也很失面子，气恼得不得了。

香江企业上市的当天，这只一元面额的配售股份，十时正头牌挂出，出价就是三元八，转瞬间便给场中经纪勾掉，接着以四元二角挂出，四元一角挂入……十一时，已经窜升到四元八角卖出，股价像是踢毽子，给金鱼缸中的大小鳄鱼越踢越高。袁子才他们大清早未开市之前，就已经打了电话到经纪行去，说明了这只新股有四元以下的卖盘，就代为抢入，但是这只毽子，踢来踢去也踢不出金鱼缸外，直至十一时后，一脚往外踢的时候，已经是老高老高。

四元八角五分的时候，袁子才所领导的小股份公司，方才接到经纪行的电话，说抢入一万股，转瞬间到了十二时，香江企业已经站在五元二角的高价位上。宏大贸易行的写字楼，这时响起了一遍欢乐的声音。招兴邦忙拨电话到附近餐厅去，叫送啤酒汽水和西饼，要好好的庆祝一下今天的胜利。

袁子才心中的懊恼，这时早抛到九霄云外去。骨嘟骨嘟地喝了大半瓶啤酒，兴奋再

加上酒精的作用，满面红通通地嚷道：

“你们听着，我们要在香江企业上大大的赚它一笔！好好拿着，不要再小里小气的，像以前一样，白白错过了好机会。”

朱姑娘也嚷叫起来：“你们拿主意好了。我现在长了经验，不再像以前了！”

中户开香槟

大兴盛酒楼的贵宾厅里，今晚有一桌蛇宴。

酒楼的部长十分重视这几位贵客。六位贵客之中，尤其对白贵财和李必发，特别吩咐伙计不可怠慢，想想还是不放心，落场之后，还巴巴地赶回来亲自招呼一番。

白贵财今晚作东道主，他十分讲究饮食，大小宴会都很重视内容和排场，尤其是三年前慷慨的拿出二十万元去捐了个慈善会长名衔之后，社交上就更名声雀起。

每年秋冬季节，蛇宴是常例招待朋友的了。今晚的一桌，六百元足六位用，另外是两支XO白兰地，花费在一千元左右，等闲小酌罢了。

他解释为什么今年要来吃大兴盛，原来是他中山的老同乡谭师傅，跳槽到这边来主理厨政。谭师傅炮制三蛇，有独得之秘：炒三蛇片，绝不用冬笋，笋和蛇是对攻的，配合起来便见火爆。至于三蛇羹的妙处，就是不会让人看见蛇肉，功夫十分到家。他二十几年来吃遍港九，觉得要讲炮制三蛇，还是得数谭师傅。

第二支酒开瓶的时候，他的耳根已经开始发热，酒微醉，再加上身边的舒海伦双颊绯红，当他说了句淫而且乐的话时，她就咬着红唇，妩媚冶荡，娇嗔地顿着脚，扭一把他的大腿，

“死鬼，看你又在嚼舌根！”

一桌子人。于是呵呵的大笑起来。

“干杯！”

“干杯！”

“饮胜！哈哈！……”

同桌的李必发，酒量最豪，两三水杯五十年白兰地喝下去，纹风不动，只是脸色越见青白。这时他将身边的女朋友朱迪搂进怀里，酒闹得高兴之时，就努长紫黑的嘴巴，往朱迪粉脸上“嘖”的一声吻一下。

风情万种的朱迪，不下于舒海伦，只是惯于舞场生涯，虽然是舞厅的红牌小姐，而且以大家闺秀作为标榜，仍然带着很重的商业味道。

另外一位贵宾，就是宏大贸易行的区大鏊经理。区大鹏和白贵财的认识，是通过李必发的介绍。他和李必发，算是十年以上的朋友，大家怎样从蹲大牌档吃鱼蛋粉到成了大亨，全都清楚，只是白手兴家之后，彼此对于往日的的事情，都心照不宣。他跟朋友说：“我旧日在上海认识老李的时候，老李已经是大世界赌场的豪客，每次进赌场，背后必定跟着两个伙计，各挽着一筐钞票……”

李必发也说：“二十多年前老区在上海，风头很劲，百老汇每逢有新戏，他必定包下了ABC头三列的座位，我是例必收到四张票子的，哈哈……”

两个人互相编编造造，就片段片段地撮成了一页辉煌的历史，说着说着，就连自己也当是真的，陶醉起来。

区大鹏身边带着来的，是情妇孙倚碧。这女子，眉黛含春，轻颦浅笑，倒是较之舒海伦和朱迪矜持高贵一点。

王部长领着伙计，上到红双三蛇的时候，白贵财便吩咐说：“出去的时候，请顺便把门带上。”

王部长会意。这些贵宾，不是有些机密事情要谈，就是因为身边带的都是见不得光的女人，不想让其他朋友冷不丁撞进来。

王部长摒退伙计，出去的时候便将贵宾厅的门掩上。

白贵财因为多喝了酒，浑身灼热，不住手地摩抓圆圆的脑袋，以至顶上那些稀薄的白发，乱蓬蓬的像一些枯败了的干草。舒海伦殷勤地，轻轻地替他用手指梳理着。

他用手臂环抱着海伦的腰肢，问道：“怎样？你打听得怎样？”

区大鹏和李必发知道白头翁要引入正题了，便都急切地等待着海伦的回答。

这海伦十分刁钻，竟委委屈屈地撇一下小嘴，瞟着白贵财在抱怨：

“做事就只会差遣人家，叫你买些东西就老是不放在心上。”

这分明是要当着他另外两个朋友面前要代价了。白贵财怎样不明白，就不知道这一回又要些什么了。便带着怜爱的笑，哑着嘴道：

“看你，让别人听了，还以为我很亏待你！快说，我答应过买点什么送你了？”

海伦嘟着嘴，将修长的手伸给他看，银色的长指甲在灯下闪着光辉。

“老是这只蓝宝石戒指，早就不想戴了！”

“哈哈！”白贵财又摸着脑袋大笑，跟他的朋友说：“你们看看，我这小乖乖多会乘机勒索！哈哈……”

“怎样？舍不得是不是？”

“不是！哈哈，明天吧！乖一点，说吧，打听得怎样？”他催促着。

“我妹妹小玉说，高大哥手上的三十万股香江企业，早就在五元上下抛光了，余下的全是董事票。”

“你们听见了？我这女侦探，是值得送一枚五卡钻石戒指的。哈哈！”

“这高大哥，真有一手，发行那九百万股香江企业，已经捞了至少三百万，现在连配剩下来的三十万股也在五块上面抛出，三四一百二，该又多捞进一百二十万了，好厉

害的家伙！”李必发心服口服地说。

“哈哈，当然啦！”白贵财扬着白花花的眉毛笑，“要是李兄能跟他打个招呼，就由我们来打一口庄了。”

“行吗？老李？”区大鹏问。

“当然行。凭我跟他这十多年的交情，他捞大的，我捞小的，还会眼红吗？我明儿就去跟他打个招呼。”

“哈哈，来，干杯！”

“干杯！……”

“哈哈……”

“我们就一块打一口庄吧！”白贵财说。

“沈大鳄上个月打那口庄真出色，听说收手的时候捞了三四百万。”李必发用牙签剔着假牙。

“现在是轮着我们上场了，哈哈！干杯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

不久，主人家又按铃，召伙计进来多开一瓶XO白兰地。

二

“哈哈！没问题了。我打电话去给高大哥，说：‘高大哥，你又发财了，佩服佩服要是让我们来玩一手，你没意见吧？’他说：‘什么话，要玩就拿过去玩玩吧，可是有一点，不要把我这个老招牌拆了下来就行了！’哈哈！”

李必发用一边屁股坐在白贵财的办公桌上，得意洋洋的叙述。

“当然啦，他是上岸了！”白贵财将雪茄递到嘴边，悠闲地靠在高背办公椅子里，“我们就动手吧，李兄！”

“是时候了。区大鹏已经在几间经纪行了解过，行内人配到的货，都丢得一票不留，全数落在小户手里。”李必发接着又补充，“别看他们小眉小目的，承接力量可大，胆量也真不小。”

白贵财深思的沉吟一下，道：“李兄，你看有把握将他们手上的香江企业再弄出来吗？只怕他们当是捡了宝贝，儿呀命呀地藏到柜底去传子传孙！”

“哈哈，”李必发大笑起来，“这是可能的。不过，根据观察，几次有什么风吹草动，最胆小的，还是那些小户。大户抛货不过落井下石，乘势做淡，真正给吓破了胆的，还是那些散兵游勇，能够死守着不放的，真是十中无一。”

白贵财吸着雪茄，连连点头说：“有见地，有见地！区经理的意思又是怎样呢？”

“他跟好几家经纪行有很深的交情，容易说话。他认为，不妨趁这个沙尘滚滚的时候干一干。这才是个开始哪，白老！”

“哈哈！对，对！”白贵财扬着白眉毛，“以后要合作的地方还多呐，哈哈——只是，经纪行方面——”

“没问题，要单是我们三几个人在场内抛来抛去，要费神一点，何况又是孤掌难鸣。这反正是街外钱，不妨让他们分点红，本钱是我们出，手脚是由他们去做。”

“好主意，”白贵财抚掌说，“我知道前几沈大鳄他们，就是这么干的。可是那一场，可真厉害，抛出连外商也脸青脸白，跟着走货，我也以为香港要陆沉了，哈哈，也给吓出了一万股置地。”

“他们压市入货，是凶了一点。——白老，我们是君子之言，义无反顾，合作定了！”

“当然当然，牙齿当金使，反正钱是外面的！这样吧，我也有两三个靠得住的经纪，可以招他们来合作一下。”

“我也可以找到三四个。区大鹏那边，有五个是经常有联系的，合起来，就有十一二个档口，分散在几个市场里面，到时彼此一呼应，没有不成事的。”

“行了！李兄，事不宜迟，趁着热亦吧！”

“我们分头跟他们联络一下。这个周五，收市后召集一次会议如何？”

“当然好，用我五楼的写字楼做总部好了，那是我老朋友主持的经纪行。”

这时电话吱吱地响起来，是海伦打来的。

“我的戒指怎样？又要赖账？”

“嘘！哈哈！我几时赖过你的账了？从来也是交得很准的！”

海伦嗔道：“谁有工夫跟你说废话？你到底买不买？说啦！”

“你马上来，我和李兄再谈几句就可以走了！”白贵财答应着，放下电话，摇摇头，显出了一副彼此彼此的神气，跟李必发说：“我们辛苦赚钱，全是为了她们女人。”

“哈哈！白老，花点风流钱是值得的，不然死抱着也没用，你说是不是？”李必发应和着说。

“当然当然。”白贵财点着头，接着将声音压低，凑前一点，说：“不瞒老兄，也许是因为年纪关系，我觉得越来越不济事了。不过没女人又过不了日子。”

“力不从心啦？不会吧！”李必发露着淫邪的笑，“老尚风流是寿征！你老也许是……哈哈！”

白贵财仰到椅背上去，不尴不尬地摸着顶上的银白头发，解嘲地说：“但是何医生建议我注射荷尔蒙，我想我大概是不必了，哈哈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

“哈哈！”

周五五点半钟，华洋证券公司清了场，闭上门开会。

被联络上的经纪行，都派了代表出席。

白贵财自任主席，李必发掌管财政，区大鹏司联络之职。

出席的经纪行代表，闲散地坐在沙发上和办公桌上。白贵财很有一派主人家的风度，亮了“都彭”打火机，从容地点雪茄，

带着微笑发表如下的演说：

“开宗明义，我们是来打一口香江企业的庄。高福速我们联络过，那方面没关系，何况手上没有货，拿着的董事票，公司法例规矩，上市后半年才能在市场买卖，所以不妨做得放一点。大家合作发点小财，算是第一件。各位老哥可能不在乎这一点点，只是以后要借助各位的……”

接着是李必发将香江企业的市场情况概述一下，然后建议：“我们的打算；要是大市没特殊变化，一个月之内将价钱抛到三元左右，吸入五十万股——”

话犹未了，发达证券行的代表插进话来说：“放到二元也不难，这样可以捞得多一点。”

附和之声嗡嗡的响起来。

这时联络主任区大鹏连忙解释：“高大哥说过，我们玩尽管玩玩，但是不能将他的老招牌拆得太烂，不然他忍不住，便可能会出手的了。”

出席代表们没有意见。

会议在愉快友好的气氛中继续进行，不久，杂役将啤酒香槟等饮料送到会议室来。

大家于是举着香槟和啤酒，快乐地说：

“干杯！”

“合作愉快！”

“旗开得胜！干杯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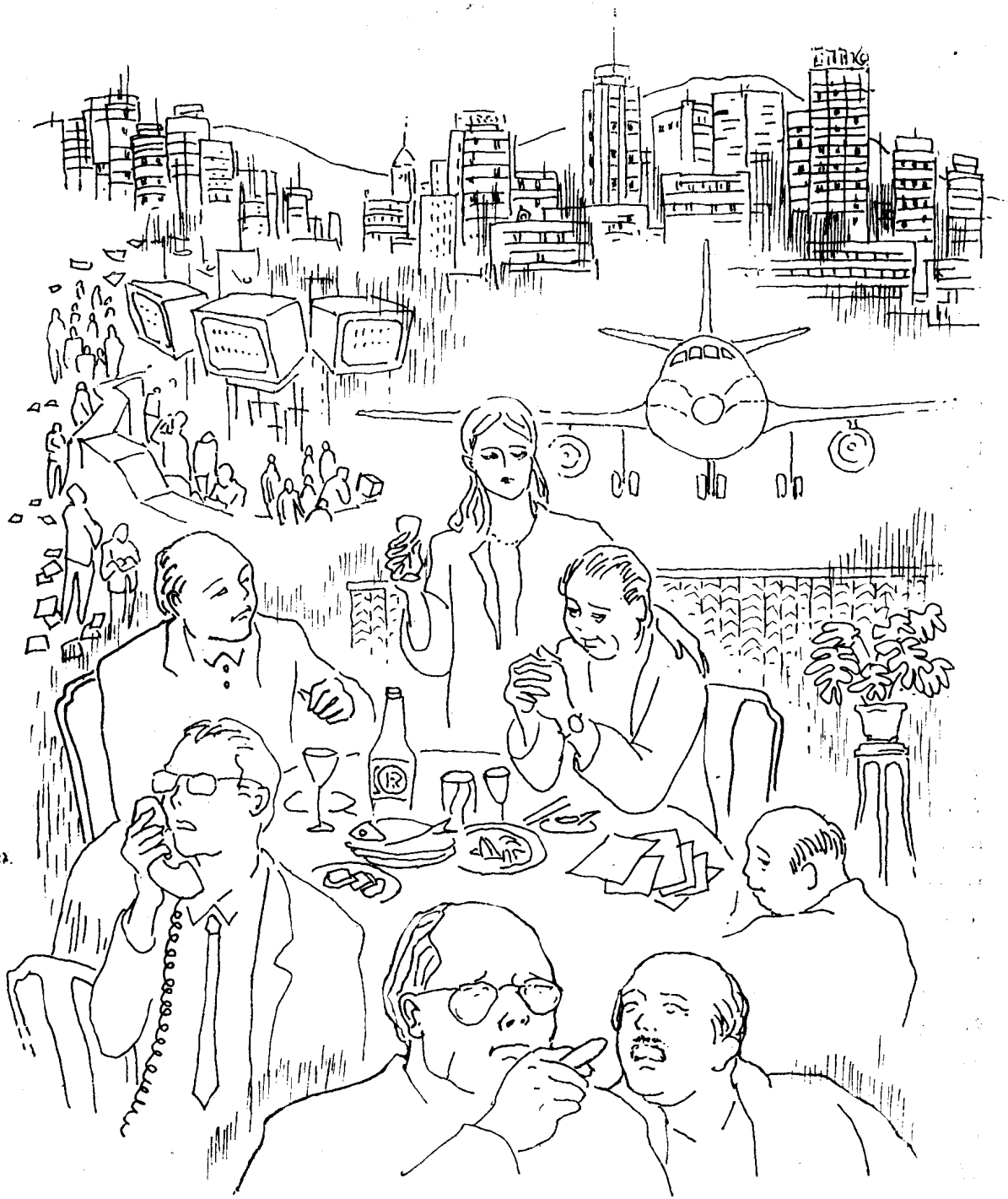
“……”

三

周一开市，香江企业在四个市场里面，都无买卖盘。

袁子才今天是“入市代表”。九点钟回到宏大贸易行，略为料理一些案头事务，便打电话到经纪行去，向他的朋友探问一下，看今天有没有些什么特别消息，然后径直到金鱼缸边去。

十时开市，半小时后还不见有香江企业的动静，心中疑惑，遂凝神注视着闭路电视



上香江企业那一个档位。有点信不过荧光标，便挤到透明大玻璃跟前，在鼻端擦了点芬芳药油好除去身旁那个卖鱼佬传过来的腥味。

用袖珍望远镜去找香江企业，果然看到出市代表正写上五元三五的买盘，心里就乐了。上个交易天的收价正好是五元三五，看来今儿是会秉承上周的气势，按部就班，攀上六元，与同类型的泰昌发展争一日之长短。暗里又在计算：公司在四元八角五分的时候抢入了一万股，而他私人也及时在四元九角补入四千，要是价位做到六元，少说在这只蚊型股上也可赚进六千……真是弹指间事罢了。

从衣袋里掏出香烟，正好点上，忽然看见五元三五的买盘给剔掉，成交是一万股。

买势十分强劲。他怡然地吸着烟，放眼一望，霎时一怔，因为卖盘上已经挂上五元三五，沽家出现了三四个，买方只有一家，写的是五元二角的买盘。不久五元二五成交了六千股，买家跑掉，货家改挂五元二五，有十分钟没动静，后来有买家的时候，却是出价五元一五，不久又成交了一千股，买家再出价五元〇五，卖方改挂五元一五，僵持了好半天。接近中午收市，结果是沽家沉不住气，五元〇五相继放出一万八千股。

江河日下之势，令得袁子才十分泄气。打了电话回公司，问同事意见如何，招兴邦、刘主任和朱姑娘他们研究结果，都认为获利回吐，是健全的表现，不妨静观其变而他自己，有几次差点按捺不住，伸手去拿接到场内的直线电话。

快近中午收市，稍见回弹，稳定于五元一角，有买盘而无卖盘。

袁子才真有点惊魂甫定，捏一把汗，喘过口气，便快快赶到金龙酒楼去，占定一张台，等着另外几个同事一起来吃午饭，好检讨今儿上午的市况，报告一下走势。坐下之后，喝了一口普洱，掏出原子笔来在报纸

的空白地方做着算术。计算下来，香江企业比上周五收市落了一角五分，下跌比率接近百分之五，跌幅也算厉害。再一算他这一个上午的损失，就是一千五百块钱，差一丁点儿便是他三个月的薪水。肉痛心痛之余，想到一张股经报上的名言：“有起有落，股市铁律”，心里便稍为安慰一点。谁知道下午一市，不会平地一声雷，窜高到五元六七上去的呢？

四

每日中午，香港中区下班的时候，无数的白领男女一窝蜂从各层高耸的商业大厦里面涌到街上，跟大巴士、小巴士、有轨电车和私家车等等挤在一起，互相争持一阵，不久便冲进酒楼餐厅和食肆中去，不相不识的十三四个人挤着一张食桌，嘶着喉咙喊伙计，或者跟相熟的朋友隔着一张桌子谈些赛狗马和股票，问道：“又捞了多少？”将口沫星子喷到旁人的北菇滑鸡瓦盅饭上去。到得迟了的，便呆守在别人背后，焦躁地伸长脖子张望，看看是否有谁填饱肚子作着万事大吉的模样。待找到目标，一个箭步抢上去，要是另外也有人碰巧挤上来，便恶狠狠瞪人一眼，无声警告道：“请守秩序！”

这些白领男女们，全都很知好歹，不会胡乱摸上那些例必桌上放满“×先生留座”的酒楼去，只是偶尔才会有些冒失鬼领着女朋友，撞上去问伙计：“能找两个位置吗？”回答一定是十分简单：“没有！”虽然放眼一望，大厅里铺着白台布的桌子，根本看不到一个茶客，就是不知道那些清洁的杯子碗筷，在静候着大老板大经理的光临。

大成酒家的楼座，井然有序，用活动屏风间隔着些小房间，其中一个，便是白贵财每个中午例必留着的，跟其他的房间一样，早有主人。

这房间的座上客，当然是白贵财，此外就是李必发和区大鹏等，倒是冶艳的女友舒

海伦，绝不会在这个光天化日时候出现。

今儿中午，除了几个例常朋友之外，更来了利高股票行的会计主任高佬周，另外还有全兴泰证券公司的上市代表鳄鱼仔。

白贵财喝着浓黑的寿眉茶，嘉许地说：“我看着了，你们都很合作，干得出色。”

“比上周收市，压下了整整十个价位了。”区大鹏夹着小雪茄说。

李必发接过话头：“交投情况还算热烈，就是不知道有场外跟着抛的没有？”

鳄鱼仔将滤嘴烟猛吸一口，嘶的一声，皱着眉头喷出来，不大快活地说：“我这一档，只有一个客仔跟风抛出二千股，那些人当成宝贝，不肯沽出。”

高佬周点点头说：“情况真是这样，肯抛出的客户少之又少，反而有些还想吸进，不过我们多半也挡了回去。”

白贵财深沉的点点头，分析说：“开头是会这样的了。就是香江企业的高大哥，上市前后，将宣传搞得再好，前面的光景说得太动人，妈的什么准备参加发展货柜运输，又什么兴建高级住宅，还要向海外市场进军发展地产和酒店，更准备拿到伦敦去上市。简直是胡说八道！”

“这是他叫人佩服的地方，不然怎么能拿出一幅市郊的烂地皮，另外是两层写字楼，就能发行九百万股一元票，刮一大笔？现在他是躲起来点钞票了！”

李必发这一说，一桌子的人也哄的一声笑起来。

区大鹏笑罢，往地上弹弹烟灰，以联络主任的身份问李必发：“老李，你还没收集今儿上午一市的入货数字吧？”

“我先后跟他们联络过一下。一个上午的成交数字，大概是二十万股，有十分之八九全是自己玩的，一些是给场外客吸了去。基本上，我们公司没入到了多少货。”

高佬周和鳄鱼仔进一步证实李必发所说的可靠性。鳄鱼马说：“这个价钱是没收货

的道理，白经理你说是不是？我们是会看着办的。”

白贵财哈哈笑着，重重地用肥厚的手掌分左右两边，拍着他们的肩头，表示委予重任和无限的信任。

“好成绩！根本以进什么货，就已经把价钱压了这许多，好成绩！你们这班大哥果然是有点办法的。”

李必发这位财政大员，粗略计算到，空出和空入的二十万股，千分之二五的经纪佣暂时是不用计数的，他们是准备了在将来的利润中分红；实际所要付出的，只是千分之二三政府印花税，总共不过是三几千元的花费，也不禁脱口说道：“果然是好成绩！”

鳄鱼仔这时吃饱了肚子，用热毛巾擦着手，又摘下眼镜来抹了一把脸，神气地说：

“不是我夸口，我曾经和一个拍档隔一个市场互相拉扯，就将和宝在一个小时内放跌了六七毛钱，不费吹灰之力就趁低吸进了五万股，等到场内外发党的时候，将价位抢上，一个下午我们全数放出，哈哈，干捞二三万！”

高佬周揶揄地笑道：“不然，你这个绰号是怎么来的！”

同桌的人，便都称许地哄笑起来。

鳄鱼仔说得兴奋，便又建议：“我看，要是将香江企业放到五元以下，下午一市就能办，何必跟他们那么蘑菇！”

李必发怔怔地望着他，看见高佬周也在和着说：“真的很容易，别的股分有大户注意，你放他就乘低吸入，不容易放得动，但是香江企业，拿住的全是小户，到时只须在市场放些空气，说大户出货，做成大手交投，价位没有不能大幅做低的道理。”

白贵财不动声息，笑问李必发和区大鹏：“你们说呢？”

李必发咬着烟斗，沉吟半晌，道：“意见倒是好，只怕欲速不达。”

“老李说得对，”区大鹏点头说，“要

知道这样大幅压价，有两个弊端：第一，恐怕会引起高董事的不满；同时下滑太速，吓着了小户，令他们有了顾忌，将来我们要抬价出货的时候，就会有困难。”

白贵财深明道理地连连点头。鳄鱼仔和高佬周，也就没了言语。

区大鹏看看自己说得动听，便又往下分析：“同时有一点最重要的，我们的目的是压价入货。压价而入不到货，这是白费劲！因为下滑太速，那些小户根本连知道跟着抛出的时间也没有，等到落定了的价位已经很低，他们会看看拿着的票子是水瓜打狗，少了一截，就宁愿咬着牙齿，死守着不放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各人不禁佩服到嘴上。

于是白贵财往房外扬声唤一句：“昌哥！我们走了！”

伙计含笑走进来，拿了他的五百元大钞到柜面结账去。

将雪茄捺熄，放回外衣口袋里的时候，白贵财微笑总结道：“不要急躁。用点文火熬一熬吧，反正时间还多着。”

五

股市十分壮旺，四个市场每日的成交额，由年初的二亿元节节推进，继而三亿，四亿，五亿……根据统计，一年之间的交投，已经凌驾在香港出口总值之上。除开地产之外，其他行业，显得黯然失色。

白贵财的文火政策，显然敌不过市场烈焰地吹刮，熬来熬去，散户手上的货，总是不见多大肯抛出，当抛至四元左右，显然遭到一股隐然的承接压力，有点无法再越雷池半步之势。

一个月的做市，总结下来，是压了一元三角五分的价钱，但是所收进来的货却是十分有限，只在四元六角左右吸进十万股，再在接近四元时吸进二十万股，要再压价入货，显然十分困难，跟原定低做至三元，总

共吸入五十万股，还差了一大截路。

区大鹏和李必发开始有点气馁，认为地利人和都有了，就只欠了点天时，很有罢手的意思，但是死硬派的白贵财，以主席的身份，说第一出戏不能做得这么糟糕，半途而废！一定要坚持到底，不得成功不肯罢休。

区大鹏和李大发虽然很有点不服气，但想想也是道理。一上台就唱得走腔走板，日后还怎么能一台一台地再唱下去，也就没了意见。

到了月底，白贵财召开会议。但是与会的证券公司代表，零星落索。依时出席的，只有鳄鱼仔，因为白老细曾经用力地拍过他的肩头的缘故。迟到二十分钟的，是利来公司的高佬周，环球股票行的大手笔；半小时后赶到的，就是经纪方和淡友陈。一共只来了五人，十一位代表中还不足半数。

区大鹏看看情势不妙，连忙到处打电话去催请，但是没谁肯来，回答是今天成交额太大，没法抽得出时间，一派懒洋洋的神气。

“大家都很忙，”白贵财结果咬着雪茄，一条大腿跨坐在台角上，“就我们几个谈吧。看情形，事儿进行得不像预期的顺利。”

淡友陈丧气地说：“市道太旺，要做淡也做不来。看样子，我这个淡友的招牌也要拆下来了。”

高佬周无精打采坐在一旁，说道：“各种大细码庄，无论是番鬼蓝筹股，本地蓝筹股，蚊型股和垃圾股，买卖盘都很多，几乎是逢买必升的，我们反而在这个时候将香江企业做淡，一来逆市而行，二来我们市场上每张台只有两个上市代表，无法兼顾得来……”

区大鹏听得心情渐渐往下沉，不愿再听，管自摸出小雪茄来点火。

鳄鱼仔看看几个老板无甚表情，不想把话说得太过丧气，以招老板们的不快，便摇

着身子，改而用带点信心的语气和表情说：

“不过话说回来，在这样的牛市里能有这样的成绩，算是不错的了。我就不相信会一直旺下去，没有个回市的日子。”

白贵财抖擞一下精神，含笑道：“对了，稍一回市，我们趁机会再做落三五七角，这就差不多了。”

希望的曙光，倏地又投进区大鹏和李必发的心中，正待发言，淡友陈早把话接了过去：“不过这就眉毛比辫子还长，只怕大家没这份耐心。”

“前儿我们伙计稍一眼慢，就让价位蹿高了三四档，好容易才吞吐了五万股压了回去。”大手笔这时沉不住气了。

李必发实在有点动摇。便十分郑重地道：“白老，看情形，坚持也是无意。谁也料不到政府招投的几幅官地以高价开出，仍然给财团以超过底价三四倍的价钱抢了去。地价天天上涨，地产股价必然追随着上涨的。大势如此，非战之罪。”

退堂鼓是打得十分响了，区大鹏和几个代表，也齐声附和，你一句我一句，将境况说得更为不堪。

白贵财十分沉着，从柜子里摸出一瓶白兰地，神态自若地分别替各人倒了一点。利用斟酒喝酒的时间，在思考着这件面临失败的事。

等到跟大家喝了几口之后，思考也就成熟了，哈哈一笑道：

“这样吧，不再做淡就算了，反正手上也有了三十万股，何不趁风驶帆，以进为退，就此将价钱推上六七元去？”

他这话一出，气氛立即活跃起来，仿佛有拨开云雾，重见天日之感。

大家开始表现得很兴奋。白贵财看看局势已经给扭转过来，便高兴的再替各人添酒。

“我们是以半个月为期，你们看，是不是可以把价钱做上六七元去？”他征似地询

问。

“当然可以，”鳄鱼仔说，“这个市，垃圾也有人扫的，要做好易如反掌，只是做淡才十分吃力。”

淡友陈和高佬周等，也十分同意这种说法。既然大家意思一致，接下来就是商谈一些细节问题。

区大鹏建议，倒不如通过刊物上的股经专栏，传出去一些利好消息。但立刻遭李必发驳了下来，他认为，由他们来这一手，似有喧宾夺主之嫌，身为香江企业董事的高福述，恐怕会不高兴。

这时鳄鱼仔撇一下嘴道：“不用花功夫，只须我们跟客仔说一声有老板做庄家，即时就能传了开去，你抢我抢，热闹就来了。”

“我们托着价钱，一收一放，连低价吸进的三十万股也放了去，半个月就能完事。”高佬周喝了些酒，开始在打呵欠。

“这是好主意，多亏你们场内的老经验想得出来。”白贵财又伸直了两条手臂，分别拍着他们的肩头。

淡友陈给拍得有点飘飘然，便跟鳄鱼仔和高佬周说：“就告诉他们，庄家要做上八元才肯罢休，让那些大阿福信以为真，我们在六元左右便收手。”

大家听得哈哈大笑。

会议在喝了大半瓶大号沙樽的时候，就愉快的结束。

第二天，市场内外，便有人耳语：“你别传出去，香江企业有老细拿起来打庄。这老细是头等好友，非要做到八元以上不肯作罢了。”

于是，赶忙入了货的人，便又跟朋友耳语：“你别传出去，香江企业……”

六

祝捷酒是到百万金夜总会上去摆。

白贵财办事，从来也很讲派头和意头，

docsriver 文川网
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
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

所以就选了这一家夜总会。

今晚有东南亚红歌星驻场，气氛较之平常更为热闹。白贵财坐下，便说全港九的夜总会，经常能维持歌星水准的，就数这一家；至于气派，也是一流的；只可惜地方太阔太散了一点，所以音响设备虽也是一流，却只能收到二流的效果。不过没要紧了，这年头不同旧日上海外滩，要找每样也一流的可就难了。

他早就打电话来给这里的经理，订下了三张最好的台子，一字儿排开，伴在舞池旁边，跟音乐台相对着。

代表们到得八八九九，经纪行的经理也到了三几个，加上白贵财、李必发和区大鹏就凑了一张台有多。今晚他们三个人，不约而同，都没有带经常的女伴。原来区大鹏早就有了安排，坐下之后，看看男人到得差不多，伸着手指点一点人头，便走到电话间去，分别摇了电话到杜老志和加美大舞厅，通知相熟的大班，马上送十五位上好的小姐来。

不多一刻钟，一群千娇百媚的女郎，鱼贯而来，有领缠原只貂鼠毛皮的，披狐裘的，迷你裙配黑得发亮的长靴的，有晚服胸口低得看得见乳沟的，各各争妍斗丽；只是有一点相同的，就是一式的绿眼影和假睫毛——这也许是很巧合吧。

小姐到来，白贵财他们三人，就恰如拿着配售股份，分发到各经纪行去一样，不论老少，一律获得配给一位迷人小姐。

小姐们的大班，早就关照过她们；这是一班财神爷，不能怠慢。于是丽莎、菲菲黛丝、夏梦、蓝茜等等姐儿，都像患了软骨症，也许该说是柔若无骨吧，全都靠到了他们的主顾身上，像早就是一双热恋中人，嫣然娇笑说道：

“发了大财啦！”

“衰鬼，还以为你忘了我了！”

“唷！”当菲菲的大腿给男伴的手捏了

一把的时候，遂佯作娇嗔，咬一下嘴唇皮，凑到男伴的耳边说：“我早看出你是头色狼。可是我不怕，你今儿别想能灌得醉我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听着的男人魂魄儿一时出了窍，飘飘荡荡，那双手就更加不规矩起来。

白贵财、李必发和区大鹏，各人搂着女伴，分别坐在三张台子上，好作主人。

不用侍者一点点儿斟酒那么费功夫。每张桌子上，早就搁着两瓶百万金主人特为贵客珍藏的白兰地。

高脚杯子全部倒得满满的。白贵财擎起杯子，先在自己那张台子致祝酒词：

“哈哈，今晚难得高朋满座，小姐又是活色生香，该尽尽兴头了！小姐们听着，谁要是不喝白兰地，就要打屁股！”

一时间哄堂大笑。

“我们是旗开得胜，”他兴奋地说下去，“合作得太好了。今晚这杯算是祝捷酒，往后还要摆庆功宴。来吧，先痛痛快快的喝一杯！”

男男女女，嘻嘻哈哈地就喝了起来。

再斟上第二盏，白贵财便拥着女伴，到别一张台子上去挑起热闹。

连尽三盏，他便在女伴粉脸上亲一下，得了个结论道：“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！好音乐，出去跳舞吧！”

这时，台上的红歌星露露，动人地在唱《没有良心的人》，歌词道：啊！没良心的人！我把那真情真义，整个献给你，为何你忍心地把我抛弃？往日的山盟海誓都是假情意，如今使我空叹息，啊……

白贵财放下杯子，和甜姐儿黛丝走下舞池，面对面的隔了二尺远，舞着双臂，一步高一步低的走起来。别看他头发眉毛花白，在舞池里给强烈的音乐一催，就浑身是劲，活泼得有如小伙子，舞到兴头时，还对着池里池外的人，嗨嗨地呼叫起来。

男士们受了感染，也相继牵着女伴走进舞池去。

这场欢乐一直继续至深夜，打烊之前，侍者领班恭敬地送上账单来，白贵财连看也不看，拿过了领班手上早预备的原珠笔，一挥手就签了单，顺便写上“小帐三百大元”。至于两家大舞厅送来的小姐，区大鹏早就关照过明儿把帐单送到他的宏昌贸易行来。

一行人走出夜总会，先后十五部计程车，将他们捉对儿送到酒店去。

七

白贵财斜靠在软枕上，在跟李必发通电话。

海伦穿着玲珑剔透的轻纱粉红睡袍，在替他进行按摩。看看他的电话谈个没完没了，就不大高兴地嘟着小嘴儿，在他耳边腻着声音道：

“行了没有？讲足四十分钟了！”

白贵财的电话还没有放下，只伸出手去将她搂到怀里。

海伦在翻着眼睛，无聊地咬自己的长发丝。听得他跟李必发说：

“要是真的，我们不妨再玩一手。”

李必发道：“我就是刚听到这个消息，心思一动，便要跟你谈一谈。我们这个庄才放手，香江企业就像个泄了气的皮球，价位天天在下滑。”

“今儿收市价怎样？”

“老区说，落到五元上面了。才一两个星期左右，就落了一块五。”

“不过，”白贵财有点顾虑地说：“你猜猜，我们送过去给高福速的五百股电话，他不肯收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我摸不透。”

“老区说是他大鸡不啄小米，嫌少。我看是，他不想自己显得小家子气。反正他在这只上市股份上，捞到盘满钵满，五百股电

话，才是三万块左右，他是不会放在眼内的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“这么说，我们这份人情，他是不领的了？”白贵财说。

“我看，人家是大人有大量，何况还是看在我的老脸皮上，不会计较的。”李必发说。

“那么，你所听到的，是真的吗？问过高福速没有？”

李必发为难地说：“我是不好意思当面问的，不然，他会认为我这个人太噜嗦，贪得无厌，想拿着他的香江企业发大财。所以，我看，是不是还是通过你海伦的关系，再打听一下。要是消息确实，我们就落手再干一干。”

“哈哈，好的，这容易办！李老兄，我们就暂时谈到这里，让我叫海伦去了解一下吧，哈哈！”

放下了电话，舒海伦便嗔着问道：“又跟人家在说我什么了？”

白贵财畅快地将她搂住，亲了一下，说道：“海伦，要是我们相逢得早一点就好了，你才是我的贤内助！”

海伦翘嘴唇啐他一口道：“你的贤内助？在家里做饭！”

白贵财哈哈一笑，接着便向她道出，想再炒一炒香江企业，因为李必发那边，打听到高福速正要买入一幅数万尺的烂地皮，有了一个发展超级市场的计划，另外，还打算跟新世界换股，是一股新世界换二股香江企业，目前正在洽商得十分顺利，就是不知道这消息是否确实。

海伦不愿意地说：“那么，你们又要利用我了？”

白贵财忙说：“嘘，我们算什么谁利用谁？我又不会待薄你的。”

海伦委屈地说：“你们上次，每人赢了六七十万，可是只送只钻石戒指给我就算数。”